

开启千万人想象力的奇书

# 九界 剑荡天机

千朝一醉◎著

开启千万人想象力的奇书

千朝一醉◎著

# 剑荡天机·九界

四川出版集团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剑荡天机 / 千朝一醉著. —成都：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，  
2009.4  
(九界； 2)  
ISBN 978-7-5365-4655-4

I. 剑… II. 千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 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9）第052702号

出 品 人：王建平  
总 统 筹：常 青 张 岩  
统 筹：高海潮 刘 拓 黄 云  
策 划：《博客族》杂志社  
深圳市网域计算机网络有限公司  
责任编辑：高海潮 姚意华  
装帧设计：赵 娜  
责任印制：王 春

书 名：九界·剑荡天机  
Jiujie jiandangtianji  
作 者：千朝一醉  
出 版：四川出版集团  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 
地 址：成都市槐树街2号  
网 址：<http://www.sccph.com>  
<http://www.chinesebook.com.cn>  
经 销：新华书店  
印 刷：成都市金星彩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
成品尺寸：165mm×235mm  
印 张：16 插页：2  
字 数：200千  
印 数：1-20 000册  
版 次：2009年5月第1版  
印 次：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：ISBN 978-7-5365-4655-4  
定 价：22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，请随时向发行部联系调换。

地址：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出版大厦六层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发行部  
邮编：610031 咨询电话：028-86259237 86259232



马化腾

腾讯控股创始人、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

之前，有好几位朋友极力向我推荐《九界》这本书，于是在好奇之下看了看，没想到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。

网络小说，尤其是玄幻类的有很多，在这当中，有一些写得也还算不错。不过，《九界》在同类小说中，我认为是难得一见的精品。说《九界》是精品，在于整体架构的庞大、极具代入感；在于情节设定的巧妙、出乎意料；在于逻辑和情理方面的严谨。当然，作者千朝一醉的文字功底也相当深厚，阅读起来能给人带来很大的享受。

在《九界》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恢弘的世界。这个世界有各种超乎想象的地貌，比如说焚天坑、倚刚山、九重门等，每块大地都有截然不同的风貌，令人惊叹；这个世界也有形态各异、秉性独特的智慧生物，比如说虫人、源石族、御风族等，每种智慧生物都有各自不同的历史，就像是真实的存在一样。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矛盾，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纠结在一起，形成了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，给人一种很强的代入感。

从故事性、可读性来说，《九界》做得很不错，一旦读进去，就会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，总想知道后面的情节。书中伏笔很多，悬念一个接着一个，让人目不暇接。对于伏笔的呼应非常自然，总能在合适的时机，穿插在某一段情节当中交代清楚。比如说对虫人的描述，让人由最开始的反感、恐惧，到后来的怜悯、同情，正是通过穿插在紧张刺激的打斗中那些有关虫人历史的介绍，使我们的印象不断加深。由此可见，作者在讲故事方面，有着独到的见解。而这一点，无疑增强了小说

的趣味性。

一本好的小说，除了能给读者带来阅读的乐趣之外，还应该有内涵。在《九界》里面，给我感触最深的，是字里行间流露出的那种传统侠义精神，其间也包括了许多传统道德中的内容，比如说“大义”“大公”等。这一点十分难得，尤其是现今的网络小说里，并不多见。在书中还有一些描述，应该是作者本人，对于人生以及诸多问题的一种认知和思考。比如说“信仰”的问题、人与人交往的问题等等，这些内容挺有意思，大家不妨体味一下！

总之，这是一本相当不错的书，值得一读！



# 目 录

|      |    |    |
|------|----|----|
| 第一章  | 宁静 | 1  |
| 第二章  | 画梁 | 5  |
| 第三章  | 渡口 | 9  |
| 第四章  | 太河 | 13 |
| 第五章  | 酒局 | 17 |
| 第六章  | 游说 | 21 |
| 第七章  | 感悟 | 26 |
| 第八章  | 拉拢 | 30 |
| 第九章  | 纨绔 | 34 |
| 第十章  | 御风 | 38 |
| 第十一章 | 世交 | 42 |
| 第十二章 | 比试 | 46 |
| 第十三章 | 辞官 | 50 |
| 第十四章 | 同行 | 54 |
| 第十五章 | 鬼脸 | 58 |
| 第十六章 | 默契 | 63 |
| 第十七章 | 绝杀 | 67 |
| 第十八章 | 援手 | 71 |
| 第十九章 | 内丹 | 75 |
| 第二十章 | 魔庄 | 79 |

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|
| 第二十一章 魅影 | 83  |
| 第二十二章 惊吓 | 87  |
| 第二十三章 墨壘 | 91  |
| 第二十四章 表白 | 95  |
| 第二十五章 梦境 | 99  |
| 第二十六章 魔魔 | 103 |
| 第二十七章 觉晓 | 108 |
| 第二十八章 地府 | 112 |
| 第二十九章 无庸 | 116 |
| 第三十章 合体  | 120 |
| 第三十一章 恶鬼 | 124 |
| 第三十二章 脱身 | 128 |
| 第三十三章 幸运 | 132 |
| 第三十四章 三魂 | 136 |
| 第三十五章 煞气 | 140 |
| 第三十六章 归位 | 144 |
| 第三十七章 再分 | 148 |
| 第三十八章 醉酒 | 152 |
| 第三十九章 还阳 | 157 |
| 第四十章 婚约  | 162 |
| 第四十一章 故地 | 167 |
| 第四十二章 夜话 | 171 |
| 第四十三章 悬殊 | 175 |
| 第四十四章 红颜 | 179 |

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|
| 第四十五章 封山 | 184 |
| 第四十六章 怪兽 | 188 |
| 第四十七章 金辰 | 192 |
| 第四十八章 内奸 | 196 |
| 第四十九章 回山 | 200 |
| 第五十章 围困  | 204 |
| 第五十一章 宝鼎 | 208 |
| 第五十二章 托付 | 213 |
| 第五十三章 幕后 | 217 |
| 第五十四章 斗志 | 222 |
| 第五十五章 剑意 | 226 |
| 第五十六章 藏鸦 | 230 |
| 第五十七章 心魔 | 234 |
| 第五十八章 宝瓶 | 238 |
| 第五十九章 期望 | 242 |
| 后记       | 247 |

## 宁静

看着盘甲渐行渐远，高庸涵感到了一丝轻松，这大半年来，无论是谁经历了那么多艰险，只怕都会有疲惫的感觉。沐浴在初春的阳光里，懒洋洋地扭了扭脖子，闭上眼睛大口呼吸着春天的气息，享受着这片刻的宁静。良久才转头朝紫袖笑道：“前面是整个南洲大陆最美丽的地方，叫做牧野原。我先带你四处走走，好好休息几天，然后再去太河源，今天什么都不要去想！”

紫袖看着突然流露出几分童真的高庸涵，知道他自东陵道之变以后，已经大半年没有休息过了，身心定然十分劳累。况且，在焚天坑那种环境里，一待就是五六个月，的确需要松弛一下，于是微笑着点了点头。

远处是自北向南连绵不绝的天堑山脉，脚下是绿草如茵的丘陵，这里已经进入到牧野原的地界了。高庸涵回过头朝焚天坑的方向望了望，由于有镇天罗的缘故，所有的一切都被禁制给掩藏起来了，只有雾茫茫的一片。

高庸涵不由得想起了临行前凤五的叮嘱：“要想真正解决焚天坑的问题，唯有想办法找到目桑。”

根据玄元宗的典籍记载，玄元道尊当年将七虫族安置在焚天坑以后，曾留下了一个玉柬，里面专门对七虫族日后可能出现的情况，做了一个安排。而这个玉柬，在拓山之后，一直由接任宗主之位的目桑随身携带。可是要想找到目桑，哪有那么容易？

“高老弟，我曾拜托你寻找目桑师弟，并追查幕后真相，如今加上焚天坑的难题，两者可谓是合二为一。有紫袖姑娘和你一道，只要小心谨慎，天下之大，倒也尽可去得。

“不过这件事不便让他人知晓，一定要秘密行事。我总觉得，目桑师弟的失踪，

和恩师拓山的遭人暗算，背后有着极大的关联。只怕日后你所要面对的，不会是一般的修真者，甚至还可能是一股庞大的隐秘势力也说不定。

“事情如果可为，不妨尽快查明真相；如果不可为，千万不要逞强，一定要先留得有用之身，才能做从长之议。”

“你天性善良，重情重义，信守承诺，这些都是难得的品质。可是，这也是我最担心的，就怕你遇事时太过不畏艰险，难免会将自己陷于险地，这是我所不愿看到的。焚天坑经此大变，至少在十年之内不会有大的冲突，所以凡事事缓则圆，只要功夫到了，自然水到渠成。另外，这一点上，我也会请紫袖姑娘多多照应。”

此外还有许多话，凤五拉着高庸涵足足说了一夜，可谓是事无巨细，都交代得十分详尽。感受到紫府内那团别致的真元之力，高庸涵感到了凤五殷殷的情义。而这团真元之力，是凤五特意留在他紫府之内的。

玄元宗的核心弟子，其紫府内均有这种真元之力，是由玄元宗长老根据公议的结果，施展一种特殊的法术灌输进去的，是一种身份的标志。凤五身为拓山的弟子，又是目桑的师兄，且声望和修为在玄元宗内都极高，因此成为了七大长老之首，自然也会这种法术。按照以往的规矩，不经过七位长老的评审，是不能够私自为门下弟子印上这个标志的，而这次凤五的这一作法，也是不得已的从权之举，为的就是日后高庸涵可以在必要时，能得到玄元宗的一臂之力。

凤五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，于高庸涵而言，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辜负的，但显得过于沉重。而狂尊送行时的那些话，相比之下，却要有趣得多了。

狂尊自然知道，高庸涵已被阅昊洞的长老会，推举为千钟阁大法师，心中颇有些不以为然。他的性子很直，所以一开口就说：“高先生，你是七虫族历史上第一个以异族身份，成为千钟阁大法师的修真者，想来十分得意吧？”

语带嘲讽，而高庸涵却毫不在意，面色凝重地说道：“怎么会？我现在只觉得肩头的责任很重，最怕的，就是辜负了枯镝长老等人的重托，辜负了焚天坑内数千万虫人的期望！”说到这里，高庸涵突然笑道，“尊主，要不然这样，咱们商量一下，我把这个大法师的头衔让给你。至于七虫族遇到的这些难题，我仍然尽全力去做，你看如何？”

“胡说！”狂尊显得十分恼怒，愤愤说道，“千钟阁大法师的尊号，岂是说让就能让的，哪能这般儿戏？”

高庸涵笑而不答，狂尊才知道被高庸涵小小地戏弄了一把，当下瞪起铜铃般大的眼睛，盯着高庸涵低声说道：“以你的修为，要想当千钟阁大法师，还差了



十万八千里，要不是枯镝老儿太没本事，怎么会做出如此有悖祖宗家法的决议？”

“要不是这个该死的镇天罗，我早就出去抢些吃的回来了，哪里还会让你这小子，钻了这么大的空子？”

高庸涵眼前一亮，当头朝狂尊就是一揖，口中连连致谢。狂尊的这番话，本意只不过是发发牢骚，却没想到高庸涵不但不恼，反而行此大礼，倒是吃了一惊：“咦，你这是做什么？”

高庸涵喜道：“我原本还想，如果一时片刻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案，该怎么办？现在好了，真正叫‘一句话点醒梦中人’，所以理当致谢！”

狂尊一窒，随即醒悟，自己随口的一句话，当真可以解决梵天坑的燃眉之急？七虫族的内乱，究其根源，不就是因为食物不够才引起的么？只要每隔两三年，就运上一批粮食进来，虽然对七虫族而言，还不能真正令其摆脱困境，但是至少不会再出现自相残杀的局面了。自己的无心之语，果然是个很不错的法子。

只是刚才那句话，不过是想给高庸涵一个下马威，让他不要太得意，哪想到高庸涵竟然为了随口的一句话，倒过来向自己施礼，弄得狂尊也不好再揪着不放了。其实，狂尊心里还是十分感动，因为单从这件小事上就可以看出，高庸涵的確是真真正正地为七虫族尽心奔走。

狂尊眼中流露出一丝激赏，暗自点了点头，转而说道：“小子，我就在这里等着你，等你给我们运粮食过来。听说，外面有一种叫‘酒’的好东西，记得给我带一点回来，别忘了！”说完，将三根细小的石筍塞到高庸涵手里，说道，“这是我这些年来苦心炼制的一样法器，原本是用来对付枯镝他们的，现在既然不打了，就送给你。遇到危险的时候，只要捏碎石筍，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，便宜你小子了！”

狂尊重重地拍了一下高庸涵的肩膀，转身大笑而去；蛇尊和戎尊朝高庸涵一挥手，急忙跟着狂尊走了，远远地，还能听到狂尊的笑声。

想到这里，高庸涵嘴角泛起了笑容，紫袖在一旁柔声问道：“又想起五哥了？”

“嗯，还有狂尊！”高庸涵回过神来，和紫袖并肩朝前走去。

两人边谈边走，彼此交换着对狂尊的看法。说着说着，高庸涵突然想起和盘甲分别时，盘甲曾特意把紫袖拉到一边，说了几句话以后便转身离去，随口问道：“盘甲都跟你说了些什们？我看他似乎并不是很高兴的样子。”

紫袖心思单纯，并没有想那么多，当即答道：“他说，日后咱们有空的话，可以到星河屿去做客。”

“哦？”高庸涵有些纳闷，这句话也没什么了不起，为何要单独跟紫袖说？

莫非，盘甲真正邀请的，只是紫袖一个人？难道说，他也对紫袖心怀眷恋？想到这里，心中忽然有了一种莫名的烦躁，转念一想随即释然，紫袖是神仙一般的人物，被人爱恋也是十分正常的。不过，紫袖的心中又怎么会装得下别人？自己实在是有些杞人忧天了。

紫袖没有那么多念头，反而因为近千年第一次踏出焚天坑，对于周遭所有的东西都十分好奇，一路上心情出奇好，不住地问这问那。高庸涵也耐心地给她一一讲解，对于紫袖的每一个问题，都尽可能把自己所知道的讲了出来，紫袖自然是听得津津有味。尤其是有关牧野原的来历，更是厚土界盛传一时的佳话。

之所以被称为牧野原，是因为此地本就是一片极大的草原，草原上长满了奇花异草，生活着各种珍禽异兽。相传两百多年前，千灵族最了不起的智者智行一，曾将游历天下时所采集到的各种珍奇花木，全部种在了这里。

牧野原有一眼神泉，神泉发源于画梁山，据说泉眼飘忽无踪，喷涌而出的泉水顺山势涓涓而下，在细柳洲汇入天堑山脉流下来的雪水，成了一条大江。江水浩浩荡荡，纵穿整个草原，最终流入断虹海，因为河道九曲十八弯，所以得名曲江。

智行一曾遍游厚土界，根据所见所闻撰写了《九界风物通志》一书，得到了玄元、重始二位道尊的极高评价。甚至因为这本堪称前无古人的奇书，智行一还受邀赶赴须弥山，参加了两位道尊飞升的盛典。而这牧野原，也因为栽种、放置了许多奇异的生物，在后来被特意划了出来，同时禁止各族在此开荒、放牧，又或者是狩猎，因此成为了厚土界最神奇、最宁静的地方。

不知不觉间已是夕阳西下，落日的余晖，给整个草原涂上了一层金色。两人在曲江边的一处弯道停了下来，紫袖静静地坐在河边，惬意地品尝着高庸涵采来的野果，然后又饶有兴致地看着高庸涵下河捉鱼。等到高庸涵将鱼烤熟，已是月上枝头、繁星满天了。

沐浴在柔和的微风里，听着草丛中昆虫的鸣叫声、潺潺的水流声，吃着细腻可口的美味，抬头看着美丽的星空。这一刻，紫袖觉得十分幸福，外面的世界，的确比紫莹山凝愁宫，要美妙得多！



火堆已经熄灭，两人躺在柔软的草地上，抬头看着静谧的夜空，就这么静静地躺着，似乎都沉浸在这难得的宁静之中。看着天上的星星，良久，紫袖才悠悠说道：“那片如雾一样的星空，就是我的家，我就是在那和父母失散的，也是在那里遇到了仙子。”

高庸涵知道，泛泛的安慰，根本没有什么作用，只是紧紧地握着紫袖的手。

紫袖起身来，蜷着双腿，头枕在膝盖上，看着高庸涵，轻声说道：“现在回想起那一刻，仿佛就在昨天一样。那时候我还小，已经过了这么多年，原本以为完全都忘记了，可是现在，所有的情景都一一浮现了。”

高庸涵也坐了起来，抬头看了看那片如雾一样的星空，柔声说道：“等这些事情了结以后，我陪你一起回家，陪你一起去找你的父母。”紫袖听到这里，头轻轻地靠在高庸涵的肩膀上，心头又是忧伤，又是欢喜。两人就这么坐着，一直到月亮西沉，第一抹阳光从朝云中透过。

紫袖被曲江水反射的阳光刺醒，才发觉昨夜不知不觉睡着了，睁开双眼，一扭头就看见高庸涵正深情地望着自己。“嘤”的一声，有些娇羞，连忙坐正，将目光移到一边，看着远处辽阔的草原，全部披上了一层耀眼的金黄，情不自禁地说道：“好美啊！”

高庸涵将目光收了回来，活动了一下有些酸麻的肩膀，看着眼前的美景不禁也有些痴了：“是啊，真美！”

两人在河边梳洗了一下，伴着朝霞，继续朝前赶路。其实，以两人的修为而言，全力施为之下，完全可以在七八天之内，就赶到牧野原西北的湘霖渡。但是，看到紫袖这般开心，不时发出银铃般的笑声，高庸涵有了几分不舍，“为了紫袖，

多花几天时间也没什么大不了，顺便还可以在路上好好筹划下一步的做法。”

有了这么一个念头，高庸涵和紫袖便走得很慢了，而且一路行来，两人也特意避开了途中的两座小镇，不愿受到外人的打扰。只是在经过其中的东池镇时，高庸涵独自一人到镇里买了几件衣衫，又买了一些熟食带在身上，当然也少不了好酒。

两人就这么悠闲地走着，一路上只要遇到美景，便停下来赏花赏月，足足走了十天，不过才走了一半的路程。这十天，固然是紫袖最为开心的十天，也是高庸涵有生以来最轻松、最惬意的十天。

这一日，两人终于到了画梁山下。画梁山并不高，比起炼世山来，连一半的高度都不到。之所以得名“画梁”，是因为山腰处有一座石梁，上面画着一些奇怪的图案，这些图案不知何年出现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绝非天然形成。

当年，智行一初见石梁，对图案的精美惊叹不已，流连忘返。在《九界风物通志》中，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加以描述，所以越来越多的人，得知了画梁山石梁的神奇。曾有人以为这是一种符篆，临摹回去后参详，可惜全无结果；也有人以为这是天书，于是吸引了无数的高人来此一游。但是连那些见多识广的修真者，看到这些图案时都只有挠头，更何况常人？于是渐渐归于平淡，除了慕名而来的游人之外，修真者已经绝迹于此。

高庸涵年幼时曾到过画梁山，当然也见过那座石梁，见过那些精美绝伦的图案。时隔多年故地重游，不过换成了佳人做伴，倒也别有一番滋味。紫袖一见到这些图案，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油然而生，忘情地走上前，轻轻地抚摸着这些图案。图案异常精美，已经远远超出了世间生灵的想象。紫袖本能地用手指，顺着图案的花纹，一圈一圈地画着。这一刻，紫袖完全被图案所吸引，甚至忘记了高庸涵的存在。

高庸涵十分诧异，见过图案的人何止百千，可是没一个人能像紫袖这样忘情。紫袖的脸上，不知何时两行清泪已悄然而下，但是她的嘴角，却浮现出一丝微笑。这样的情景，令高庸涵很是担心，轻声唤道：“紫袖，紫袖？”

紫袖依然沉醉于其中，对于高庸涵的呼唤充耳不闻，仍旧抚摸着那图案。高庸涵没来由地一阵慌乱，上前轻轻拉着紫袖的手，轻声说道：“我们走吧！”

可是紫袖纹丝不动，半晌才回过头来，雨带梨花一脸泪痕，突然用力地摇了摇头，一言不发。

高庸涵心中恻然，点点头，轻轻松开了手，柔声道：“好，你要是喜欢这幅图案，就好好地看看，今天我哪里也不去，就在这里陪你，好么？”



紫袖哭得更厉害了。高庸涵心中升起一股不祥之兆，强作笑脸道：“好了，别哭了，你不是喜欢吃我烤的鱼么？我这就去给你抓一些来，等等我啊！”

紫袖摇头，跟着又点头，显得有些茫然。自两人相遇以来，高庸涵还是第一次看到紫袖这般无助，心情变得沉重起来。

难道，这个图案和她有什么关系不成？高庸涵缓步下山，仔细回忆着刚才紫袖的每一个神情，无数的猜测不断冒了出来，想得最多的就是这个可能。用力拍了一下脑袋，想来想去也没有道理，因为紫袖除了幼年时，随凝愁仙子到过一些地方以外，后来不曾踏出焚天坑半步。而且这些图案，距离智行一发现的时候，不过才三百余年，紫袖肯定不曾见过。

那么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，让紫袖的情绪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呢？

高庸涵用一根树枝穿了几条银鱼，双脚踏在水里，全然没有觉察到泉水已经湿透了衣衫。缓步走回石梁处，可是入眼空空，那座石梁已经不见了！

这还不是最令他震惊的，连同石梁一起不见的，还有紫袖！

高庸涵慌了，生平第一次如此地惊慌失措！他发疯一般，把画梁山每一寸地方都找了一遍，可是除了一些珍禽异兽，又哪里有紫袖的影子？“紫袖！紫袖！”已经嘶哑的嗓子，喊出来的声音都带着一分凄凉，令人心酸，为之恻然！

高庸涵顺着来路已经跑了无数次，浑浑噩噩不知过了几天，仍在疯狂地四处寻找。体内的灵力爆发到了极点，由于速度太快，迎面的风凄厉如刀，将他的衣服割裂，在他的脸上留下了无数的伤痕，而他浑然未觉。终于，灵力狂乱地蹿出了紫府，他再也支撑不住，眼前一黑便倒在了地上。

太阳照常升起，高庸涵悠悠醒来，茫然地看了一下四周，原来不知不觉间，又回到了那夜仰看星空的地方。翻身坐起，脚下是几条离开了水挣扎跳跃的银鱼。再定睛看时，曲江水不知为何，水势小了许多，倒退了数丈。高庸涵默默地捡起那几条银鱼，走到江边，轻柔地将银鱼放回水中；银鱼尾巴一摆，溅起几朵水花，随即朝江中游去，转眼便不见了踪影。呆呆地看着江面，高庸涵无语泪流，这一刻他才真正明白，紫袖在自己的心中有多重要！

这一刻，紫袖的离去令他心如刀绞，甚至已经忘记了对凤五的承诺！三十多年来，高庸涵第一次心痛得忘了自己，即便是听到叶帆的死讯时，也有一腔复仇的怒火。而现在，紫袖的失踪，让他完全忘了自己！

高庸涵呆呆地走回那座东池镇，一口气灌了五六瓶“飘香”，醉得不省人事。照他的酒量，就是再喝五六瓶也没什么问题，可是现在，醉眼迷离，口中含糊不

清地反复念叨：“紫袖，你到底去了哪里？”

一连两天，高庸涵都是酩酊大醉，醒了又醉，醉了又醒，“飘香”美酒入喉全是苦涩。到了第三天，还要酒的时候，酒馆的老板说话了：

“客官，我们的酒全被你喝光了，已经没酒了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高庸涵瞪着血红的双眼，恶狠狠地问道。

那个老板是个老者，满脸的皱纹，一头稀疏的白发，揉了揉发红的鼻子，看着高庸涵的眼神十分奇怪，似乎有些怜悯，又有些不屑，摇摇头说道：“没酒了！”

这种目光，令高庸涵有些恼怒，用力一拍桌子，指着旁边一桌客人，喝道：“那他们喝的是什么？”

桌子不过是普通的桌子，哪里经得起高庸涵的一掌，登时四分五裂，木屑飞溅，吓得旁边那桌客人连忙闪到一边，连声道：“老板，结账！”

那个老者不慌不忙，给那桌客人结了账，仍旧用那种眼神看着高庸涵，冷哼一声：“有气到别处撒去，和我一个老头子充什么横！”

“你这老头好没道理，明明有酒却偏说没有，难道我没钱给你么？”

“我的酒是用神泉之水酿制，是给懂酒、爱酒的人喝的，不是给你这种人拿来消愁的。”老者有些惋惜地说道，“像你这般喝法，是辱没了我的好酒。再说，喝一瓶少一瓶，我老头子舍不得让你糟蹋这美酒。”

这么一说，高庸涵倒来了兴趣，好奇地问道：“没了再酿啊，怎么会少呢？”

“唉！”老者一脸地无奈，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神泉都没了，怎么酿酒？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高庸涵满脸的不可思议，动容道，“画梁山的那眼神泉没了？”

“是啊，都断了好几天了，到今天已是第七天。”老者看了看高庸涵，大有意味地说道，“这七天来，不知道耽误了多少事情，可是还有人为了一瓶酒，偏要和我老头子过不去，他妈的，这是什么世道！”

老者突然骂了一句，高庸涵心中一动，用力甩了甩头，神智总算清醒了一些。深深吸了口气，走到店外，从井里提了一桶水，然后高高举起朝自己浇了下来。这一桶水，终于将高庸涵从迷茫中彻底拉了回来。高庸涵不理会周围人诧异的目光，走回店中朝老者当头一揖，朗声说道：“多谢老丈点化！”

说完，转身大步离去。

## 渡口

高庸涵再次回到画梁山，神泉泉水果然已经消失，站在石梁曾经放置的地方，心里默默念道：“紫袖，你放心，无论你去了哪里，我都会找到你，不管上天入地，哪怕是为此丢掉性命，都在所不惜！”刚想到这里，突然从空中隐隐传来一阵仙乐，一道白光从天而降。

高庸涵仰头看着那道白光，感觉到了一丝熟悉的气息，不禁满怀期待。白光瞬间飞到他面前停了下来，一个羊脂白玉瓶浮在空中。高庸涵伸出略微有些颤抖的手，将玉瓶握在手中，他认得，这是紫袖传自凝愁仙子的仙器——云霄瓶。

她一定是有不得已的苦衷，才悄然离去的。这是高庸涵此刻可以确定的一点，因为当时画梁山方圆数十里，根本没有修真者的气息，而且在厚土界，又有几个能是紫袖的对手？也只有她自行离去，才可能走得如此悄无声息。

抚摸着温润的玉瓶，高庸涵知道，这是紫袖特意留给自己的。高庸涵从瓶口往里望去，那条火螈如同一条小鱼一般，在瓶里恣意遨游。一拍瓶底，火螈窜了出来，但是受到云霄瓶的法力禁制，身形大小并无丝毫的变化。

“火螈啊火螈，以后就剩咱们两个了。到时候，咱们一起去把这个瓶子的主人，给找回来，好么？”

当初计穹到了阅昙洞后，曾见过这条火螈，被火螈的强大震得半天合不拢嘴，自认根本无力炼制，所以唯有辞谢了。这条火螈，也就一直安安静静地待在云霄瓶内，随高庸涵和紫袖一道离开了焚天坑。这些天来，紫袖时常会拿诸如烤鱼、肉脯之类的食物喂食火螈，所以火螈同二人多少有了一些感情。它本已修出灵性，对于高庸涵的话也十分明白，当即不停地点头。

高庸涵微微一笑，将火螈收回瓶内，云霄瓶随即化作一道白光，钻进了高庸